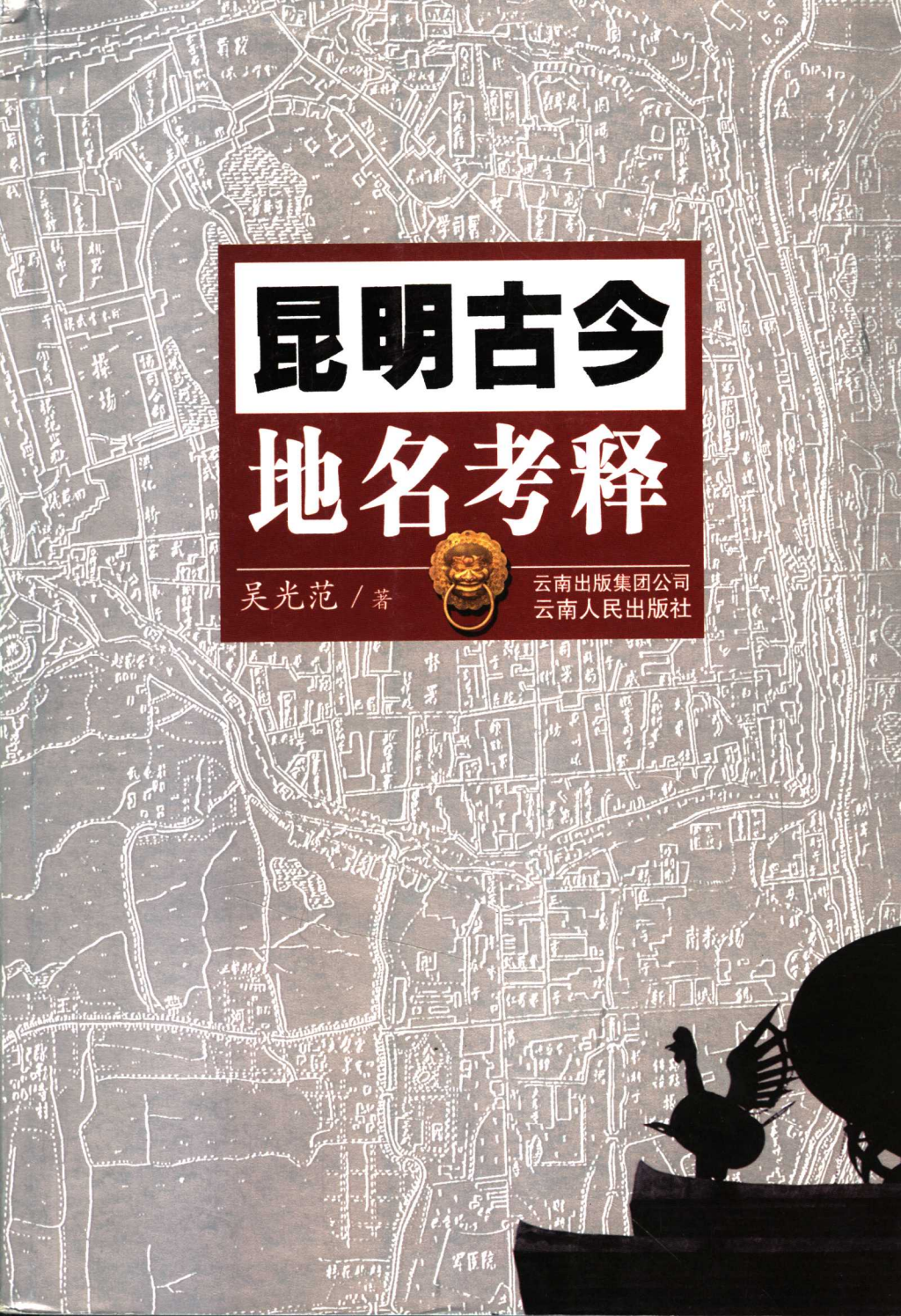


The background of the entire cover is a detailed, sepia-toned map of Kunming, China. The map shows a dense network of streets, rivers, and various landmarks. In the bottom right corner, there is a black silhouette of a traditional Chinese building with a curved roof and a bird perched on a railing.

昆明古今 地名考释

吴光范 /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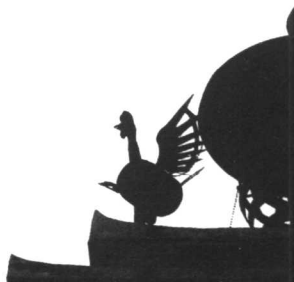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昆明古今 地名考释

吴光范 / 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昆明古今地名考释 / 吴光范著.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5.12

ISBN 7-222-04563-5

I. 昆... II. 吴... III. 地名—考证—昆明市
IV. K927.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25281 号

责任编辑: 王小燕 冯 琰

装帧设计: 杨晓东

责任印制: 洪中丽

书 名	昆明古今地名考释
作 者	吴光范 著
出 版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 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邮 编	650034
网 址	ynrm.peoplespace.net
E-mail	rmszhs@public.km.yn.cn
开 本	850 × 1168 1/32
印 张	15.75
字 数	450 千
版 次	2006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000
排 版	昆明五彩印务有限公司
印 刷	云南福保东陆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7-222-04563-5
定 价	40.00 元

尊敬的读者: 若您购买的我社图书存在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发行部电话: (0871) 4194864 4191604 4107628

吴光范，重庆市璧山县人。1962年大学毕业，历任云南省政府秘书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副主任、副总纂，《云南辞典》编委会副主任委员，《当代云南简史》副主编，省地名委员会主任，中国年鉴研究会副会长、顾问，《中国改革发展丛书》编纂委员会《当代中国人才库》名誉主编，省工业经济联合会、云南大学校友总会、云南省党史研究会名誉会长，省社科院特约研究员，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和《云南史志》顾问等职。

在担任云南省地名委员会主任期间，与有关同志一道组织并完成了全省地名普查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名词典·云南省》的编纂工作（任编委会主任委员、副主编，主编朱惠荣，商务印书馆1994年10月第1版）。任省地方志编委会副主任、副总纂时，参与组织了云南省志的编纂工作。主编过《云南政报》、《云南年鉴》、《云南省志·地名志》、《云南省志·政务志》、《云南省志·温泉志》、《实用秘书学》、《云南名胜大全》、《云南省农业法制建设》（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姜春云同志作序，海天出版社2003年版）等。个人专著和论文有：《云南地名探源》（云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1992年获中国地名学研究会个人专著一等奖）、《云南地名之奥秘》（德宏民族出版社1993年版）、《话说云南》（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布赫同志作序，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依法治省的调研与思考》（1998年获中国法学会一等奖）、《认真实践“三个代表”思想，努力做好地方人大立法工作》（《中国人大》2002年第1期）、《昆明地名博览辞典》（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有关情况载入《“三个代表”的理论与实践》（中国文史出版社2003年10月北京第1版）、《中国地名人物荟萃》（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序 言

光范同志曾长期在政府工作,担任秘书长,其后任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处在改革开放的年代,其政务之繁冗,人所共知。然而他却在十多年中,先后出版《云南地名探源》、《云南地名之奥秘》、《话说云南》等个人专著,连同发表文章千余篇,约300多万字。还主编了《云南之最》、《实用秘书学》、《云南省志·地名志》、《云南省志·温泉志》、《云南名胜大全》、《云南省农业法制建设》诸书。其耕耘之勤奋,治学之严谨,可见一斑。

韩昌黎云:“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光范同志研究的领域,主要是地名学。这是既古老又年轻的学科。说它古老,是因为地名是与人类社会相伴而生的,历代都有地名的著述。说它年轻,是因为研究地名的起源和演化的规律,对其进行标准化、规范化、国际化的管理,在世界、我国和云南,时间都还不算太长。光范同志17年前发表了第一部地名专著《云南地名探源》,其对云南地名规律,特别是对少数民族语地名规律的研究,在全国产生了较大影响,1992年获中国地名研究会一等奖,被中国地名研究所负责人称为“我国较有影响的民族语地名学家”,说明他对地名学的研究已有相当的造诣。

光范同志新著《昆明古今地名考释》、《昆明地名博览辞典》,在内涵和体例上都有创新。

一是以地名为载体,纵论古今,阐释了自西汉以来,洱海地区、四川盐源县、今云南省会多个“昆明”和长安的昆明池、清乾隆年间北京的昆明湖等多个以“昆明”为名称的湖泊的由来,在地名史话中,写了“南诏兴昆川,东襄神骏,西翥灵仪,成为镇山;和林设计谋,革囊渡江,奇袭押赤,市名首见;梁王除段功,通济桥边,阿嵯公

主,泪湿罗衫;一怒为红颜,铜铸金殿,圆圆曾居,莲花池畔”等地名史话,使地名学从经院式的研究中解脱出来,不仅使人仿佛置身于汉武开滇等气势恢弘的历史画卷之中,而且在为地名研究与云南民族文化大省建设和旅游产业的发展服务方面作出了开拓性的工作。如同光范同志 1999 年出版的《话说云南》一书,被一些接待部门、旅游部门作为培训接待人员和导游的教材一样,相信这两本新书的出版,对展示昆明历史文化名城的深厚文化底蕴,发展旅游产业,都很有意义。

二是在地名研究与现实问题研究的结合上作出了探索。恩格斯在《论日耳曼人的古代史》、《论法兰克时代》诸书中考释了大量地名,并从地名研究中发现了外族曾经入侵英格兰岛的痕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九卷),这说明“地名之中大有学问”。光范同志对昆明城区一些地名的考证,如一丘田、蒲草田,指出这些现在闹市中心地区的地名,它们曾经是尚未开发的农田和生长蒲草的城外荒地;诠释了铁局巷因清初在此设炼铁局,开炉炼铁,钱局巷因清顺治时开局制钱而得名;以及大、小银柜巷因开设官银号和私人银号而得名;料香巷因经营香料得名;富春街因江南人迁此建房成街得名;玉溪街因清末玉溪商贩聚居成街得名等,从而把地名研究与当前发展商品经济联系起来,更重要的是与环境保护联系起来,总结经验教训。如书中指出,明波,今为碧鸡路与二环西路交接处一带,建有批发市场和明波立交桥;船房,在二环南路边,现建有船房小区。前者因明姓首居,地处滇池湖岸,“村旁滇池碧波荡漾”而得名,后者因有河与滇池水通,渔船往来,“常系船于房前屋后而得名”。并揭示了“围海造田”的苦果,强调了保护高原明珠滇池的重要性。

三是两书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体现了发展生产力、发展先进文化、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体现了省委关于建设现代化新昆明的要求。两书不仅诠释了昆明的历史地名、山水地名、老昆明城地名、现昆明城区地名,并就环滇池“一湖四城”,考释了规划中的呈贡、晋城、昆阳、海口等有关地名,这对于这些新城区的城市交通建设、扩大开放、

对外招商、加快发展,对于保持有关地区地名的连续性,防止出现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千部一腔,千地一名”等乱改地名的问题,都有重要的意义。

“水性虚而涟漪结,木体实而花萼振。”光范同志能在地名学研究中著述灿然,成果丰硕,这与他虚心好学、不耻下问有关。因工作关系,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他就与被誉为“滇史巨擘”的方国瑜先生相识,并向方先生请教了有关地名学、历史学的知识。另一原因是光范同志担任云南省地名委员会主任,亲自主持了全省地名普查工作,按全国的统一部署,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名词典·云南省》编委会主任和副主编,与主编朱惠荣教授,地名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副主编梁乃英同志一道,完成了这一重要地名词典的编辑工作,并与他善于在地名普查和编辑词典的实践中不断学习有关。还有一个原因,是光范同志因工作关系几乎走遍全省各地,每到一处就查阅地方志和地名方面的史料,召开座谈会,向当地干部、群众请教,为其地名研究积累了丰富的资料,而且还为他把地名研究与地方史、民族史的研究相结合,与各地发展经济、对外开放、旅游产业、环境保护、生态建设的结合,提供了广博的基础,使之“为有源头活水来”。

在两书出版之际,望继续耕耘,不断有新作问世。是为序。

马 曜

2003 年 9 月 22 日

注:马曜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民族学家、历史学家和教育家,国内外知名的白族学者,原云南民族学院(今云南民族大学)院长、教授。

前 言

地名是人类赋予地球(随着宇宙科学的发展,也涉及其他星球)上具有特定方位、地域范围的地理实体,包括地方、地点、地物等自然或人类活动形成的具有地理属性的实体的专有名称。它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而产生,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地名是时代的标志,具有“活化石”的功能,它能告诉我们大地沧桑变迁的诸多信息。如对残存在地名中的古语成分的研究,可以推论古代民族的分布、迁徙、心理、习俗和信仰;又如对昆明地区蒲草田、潘家湾、波转湾、李家堆、夏窑、官渡、高峣和晋宁河泊所等地名的研究,可以探知元代以来滇池水面的变迁。

昆明地名作为云南多姿多彩地名的代表,她不仅向我们展现了古代“昆明族”在滇西、川南、滇东北、滇中“随畜迁徙”游牧生活的历史画卷,激起人们去寻找他们的渊源和踪迹的热情;她不仅向我们揭示古今有多个“昆明池”,而且在人们眼前重演着气势恢弘的“汉武帝开滇”的活剧;她不仅向我们陈述昆明地区多民族的由来,崇拜大老虎的古代彝族撒尼先民“落蒙部”,在布满“黑石头”的石林地区生活和修筑“撒吕城”的情景;她不仅有沙朗、墨雨、撒旦、光崧、迤六、落索坡、西街口、还记得等极其奇特而丰富的地名,吸引着世人探奇览胜的目光,使人们置身于藏珍蓄宝的地名宫殿;她不仅显示着昆明人民、云南人民昨天的劳动创造、喜怒哀乐,而且在延展和弘扬着这种奋斗和创造的精神,鼓励人们在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为建设现代化的新昆明去缔造新的生活,创造新的历史。

作为云南人、昆明人,如果你只知道昆明市哪个地方的名字叫什么,而不知道这个名字的由来和含义是什么,对昆明的认识,或许有所不足。

作为科学工作者,无论你是从事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的,如果

洞察了隐藏在地名中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重要信息,对你的研究工作点燃智慧之火花,或许有所帮助。

作为作家、诗人和文艺工作者,当你进入这座灿若繁星的地名之宫,古今的人们在大地上生息,浓缩在地名中的迁徙与定居,生产与生活,苦闷与欢乐,疫病与抗争,呐喊与呻吟,理想与追求,对于你“撮天地于笔端,课虚无以为有”的艺术构思的灵感,或许有所激发。

作为从事经济活动的企业家和旅游经营者及导游,了解地名中的资源信息和经济信息,洞察地名中极其丰厚的民风民俗、文化积淀,对于开拓事业,把握商机,搞好旅游经营和提升导游质量,或许有所助益。

作为众多来滇考察、参观、投资、旅游的人们,了解云南地名,博览边陲古今奥秘,或许有所收获。

作为国家干部和各方面的管理人员,知道各地的建置沿革和众多信息,对于掌握规律,启迪创新,搞好工作,或许有所借鉴。

地名学是研究地名的由来、语词构成、含义、演变、分布规律、读写标准化和功能,以及地名与自然和社会环境之间关系的科学。对地名的研究可以为语言学、地理学、生态学、历史学、民族学等学科的研究提供重要的资料。恩格斯在《论日耳曼人的古代史》、《论法兰克时代》中,分析了“波希米亚”、“勃兰登堡”等地名中的历史信息,指出“斯拉夫名字勃兰登堡,勃腊尼博尔,也是指保护森林(捷克语‘braniti’是保护的意思,‘bor’是松树和松林的意思)”。他对“不列颠”等地名演化的研究,发现了罗马帝国曾经入侵英格兰岛的痕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九卷)。恩格斯还对摩尔根关于易洛魁部落尊敬舅舅习俗考察报告的研究中得出人类曾经经历母系氏族社会的结论,并指出:“摩尔根的伟大功绩,就在于他在主要特点上发现和恢复了我们成文历史的这种史前的基础,并且找到了一把解开古代希腊、罗马和德意志历史上那些极为重要而至今尚未解决的哑谜的钥匙。”(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而各种地名是镌刻在大地上的符号,是古今人类活动的轨迹,是历史文化名城的标志,是国情

省情市情的微缩景观,是破译大地沧桑变迁的基因,是洞察人类过去和未来的窗口,也是揭开某些人类之谜的钥匙。

在《昆明地名博览辞典》出版之后,《昆明古今地名考释》(以下简称《考释》)即将付印。《考释》一书,既着力考释了大量昆明地名,又借此折射出全省多方面的重要信息;既探索了长期形成的昆明地名,包括益州郡、晋宁郡、鄯阐府、押赤城等历史地名,又诠释了改革开放以来涌现的大批新地名;既详细介绍现有昆明地区地名,又按建设环滇池城市体系的新形势,对昆明市各县市村以上地名,特别是环滇池“一湖四城”地名作了阐述;既考证全市地名的民族语源、由来、含义和演化,又以地名为载体,在广度和深度上下功夫,展示云南和昆明历史的、现实的多方面的信息,以增强此书的博览性、知识性、趣味性,并有助于城市化进程中各类地名的抢救性保护,防止重要历史地名因不知其重要性而导致人为地消亡;有助于人们了解新城区地名的由来和现代化昆明的建设、旅游产业的发展及其文化品位的提高。

多年来,我的工作与组织地名普查、地名志和地名词典的编纂有关,加之常到各地实地考察,向当地干部、有关部门的同志和群众学习,口问手记,日积月累,渐有所获。经多年耕耘,特别是近年的写作,《考释》终于得以送印。虽作了努力,但因水平所限,失误之处,敬请读者不吝指正。

吴光范

2005年3月8日

目 录

第一章 “昆明”由来及其他	1
第一节 “昆明”由来	1
第二节 古今多个“昆明”	4
第三节 古今多个昆明池(湖)	6
第四节 “昆明族”的后裔	7
第五节 谈谈“老昆明人”	8
第六节 昆明近现代大事	11
第七节 昆明“春城”之称的由来	14
第八节 昆明是花都	15
第九节 昆明特色食品	18
第十节 昆明方言	20
第十一节 昆明红嘴鸥	23
第二章 昆明地名史话和历代地名	24
第一节 昆明地名史话	24
第二节 昆明历代地名	33
第三章 昆明屯垦地名	52
第四章 昆明山水地名	57
第五章 昆明古今地名谈	63
第一节 古今昆明城的扩展	63
第二节 老昆明城地名考	66
第三节 昆明地名纵横谈	77
第六章 昆明市情及城区郊区地名谈	124
第一节 昆明市建置沿革	124

第二节	昆明市区划及主要指标	126
第三节	昆明市城区地名分片概述	127
第四节	五华区情及城区地名	128
第五节	盘龙区情及城区地名	179
第六节	官渡区情及城区地名	189
第七节	西山区情及城区地名	203
第八节	昆明城郊地名的特点	219
第九节	拟建设的环境池新昆明城地名	339
第七章	东川区地名谈	341
第一节	东川区名称由来及区情	341
第二节	东川区乡镇地名	342
第三节	东川区常见地名	345
第四节	东川区彝语地名	348
第八章	安宁市地名谈	353
第一节	安宁市名称由来及市情	353
第二节	安宁市乡镇地名	354
第三节	安宁市常见地名	357
第四节	安宁市少数民族语地名	362
第九章	呈贡县地名谈	364
第一节	呈贡县建置沿革及名称由来	364
第二节	呈贡县乡镇地名	365
第三节	呈贡县常见地名	367
第十章	晋宁县地名谈	371
第一节	晋宁县名称由来及县情	371
第二节	晋宁县乡镇地名	372
第三节	晋宁县常见地名	376
第四节	晋宁县彝语地名	380
第五节	晋宁县其他重要地名	381
第十一章	富民县地名谈	383
第一节	富民县建置沿革及名称由来	383
第二节	富民县乡镇地名	384

第三节	富民县常见地名	387
第四节	富民县彝语地名	389
第十二章	宜良县地名谈	393
第一节	宜良县名称由来及县情	393
第二节	宜良县乡镇地名	395
第三节	宜良县常见地名	398
第四节	宜良县军屯地名	400
第五节	宜良县历史地名	403
第六节	宜良县彝语地名	404
第十三章	嵩明县地名谈	412
第一节	嵩明县名称由来及县情	412
第二节	嵩明县乡镇地名	414
第三节	嵩明县常见地名	416
第十四章	石林彝族自治县地名谈	422
第一节	石林彝族自治县名称由来及县情	422
第二节	石林彝族自治县乡镇地名	423
第三节	石林彝族自治县常见地名	427
第四节	石林彝族自治县奇特地名	433
第十五章	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地名谈	440
第一节	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建置沿革及名称由来	440
第二节	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乡镇地名	441
第三节	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常见地名	444
第十六章	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地名谈	448
第一节	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名称由来及县情	448
第二节	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乡镇地名	449
第三节	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常见地名	452
第十七章	昆明地名分类考	456
第一节	按地名民族语源分	456
第二节	按得名原因分	459
第三节	昆明德育地名	465
第四节	昆明诗歌对联与地名	468

附 录	476
昆明市对外交往友好城市地名	476
昆明至东南亚、南亚诸国地名	477
跋	488

第一章 “昆明”由来及其他

第一节 “昆明”由来

“昆明”是古代少数民族“西南夷”中的一个民族(昆明族)的族名,其音译,又记为“昆弥”、“昆弥”,西汉时他们还处于“随畜迁徙”的游牧生活阶段,属古羌人后裔中的一支。此事首见于太史公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西自同师(今保山等地),北至牂牁(今大理等地),名为嵩、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数千里。”此后,见诸记载的有,《后汉书·西南夷传》:“又有嵩、昆明诸部落,西至同师,东北至叶榆,地方数千里,无君长,辫发随畜,迁徙无常。”《通典·西洱河》:“一名昆弥,汉武帝象其形凿之以习水战,非滇池也。古有昆弥国,亦以此名然。”全祖望《昆明池考》:“而昆明之属无君长,又为滇徼外之蛮。汉之通西南夷也,本求身毒国,以达大夏,于是发使滇国,滇王为之求道,以隔昆明,闭汉使,不得通。武帝闻而怒,欲讨之。闻其地有昆明池,乃于长安西南作昆明池,以习水战……《通鉴》:‘唐武德四年,昆明遣使内附。’……是昆明之当在今大理无疑。”胡蔚本《南诏野史》亦记有“昆弥国”。《新纂云南通志·卷三》也说:“昆弥即昆明”,“汉武帝使王然于等十余辈道出西南夷,西指求身毒国(今印度),至滇,滇王尝羌仍留,为求道,四岁余皆闭昆明,莫能通身毒国。夫头兰闭滇道汉能诛之,昆明闭身毒道,汉终不能通之,是昆明为今大理、丽江一带之强夷可知矣”。

至于“昆明”这个族名,还有无含义?史籍无明确记载。后人在探索中有如下说法:

一是有人以晋人常璩《华阳国志·南中志》所说“夷人大种曰昆,小种曰叟”来解释。认为“昆”意为大;“明”(“弥”、“弥”)为羌

族自称之“米”；“昆明”即大民族、大部落之意；“大种曰昆”即昆明族是力量较大、人口较多的民族。而“昆明”是由族名转化为地名的，说“昆”意为大，或为人口众多，应有民族语的根据，但至今尚无证据。而且常璩说“夷人大种曰昆，小种曰叟”，其实是对昆明族、叟族两个少数民族战斗力强弱、人数多少的比较，即昆明族“大种强夷”是人数较多、力量较强之意，并不是解释“昆”意为大，为人口众多。《白族简史》亦认为，“南中的叟是滇王国亦即‘滇楚’的直接继承和发展者。他们都是今天白族的先民”，而“昆明”“是今天彝族的主体”，“夷人大种曰昆，小种曰叟”，“‘大小’指人数多少，而‘种’应是族属的区别。”这也说明常璩是对两个民族战斗力强弱、人数多少的比较，而不是解释“昆”的含义。

二是曾有学者以汉文“昆明”来解释。引用许慎《说文解字》：“昆：同也。从日从比。徐锴曰：日口比之是同。”“明：照也。从月从日。”由此引申，将“昆明”释为“与日月比明”，并以现今云南省会昆明“常年阳光普照”，具有日照时间长、阳光充足的特点，来支持“昆明是日月比明”的论点。诚然，今云南省会昆明确有阳光明媚的特点，是人们公认的春之城、花之城、阳光之城，从发展旅游的高度加以美化和提升都是可以的，但从地名科学的角度看，因古今有多处地方都称昆明（下文将要谈到），不能说这些地方都是“常年阳光普照”之地。以汉文解释“昆明”的，还有1924年成文出版社出版的张维翰《昆明市志》：“昆明北梁王山名昆仑……昆明之名取义于云南洪水退除，昆仑山南方有离（黎）明景象，当属非虚……昆明名取义不外标识云南文明景象……谓日月相推而明生可以烛照一切，盖云南僻处边徼，开辟较后，以昆明名省会，谓自后当可比同腹省，或其光明更著，可以照耀各先进省也。更就字形而言，昆为日比二字并合而成，即日月合璧之意，言其前途之发达将与日月之升恒也。”此说亦不可取：梁王山有两座，一座在昆明东北部的嵩明、寻甸县境；另一座在昆明东南呈贡、澄江县境。前者因元末统治云南的梁王把匝剌瓦尔密在山顶扎寨驻兵得名，后者亦因山上有梁王屯兵的营寨及校场得名。上文所说“昆明北之梁王山”当是指嵩明、寻甸县境之梁王山。《新纂云南通志·卷三十二·地理考十二》

考证认为,《汉志·益州郡》之牧靡县“则嵩明当牧靡故地。……则今之寻甸亦牧靡故地”。其书并《水经·若水注》及《元史地理志》诸书皆无上述记载;“云南洪水退除,昆仑山南方有离(黎)明景象”之说亦无依据;“日月合璧”与“日月比明”都是以汉字比附其意,并说昆明为省会名,“取义不外标识云南文明景象”,比内地省“光明更著,可以照耀各先进省”,“言其前途之发达将与日月之升恒也”,作为文学的夸张和激励有可取之处,但按地名科学来衡量,则有望文生义之虞,不足取。

三是按羌语、彝语来探讨“昆明”的含义。有的认为“明”、“弥”为羌族自称之“米”,或认为是彝族称地之“咪”。如《昆明日报》载乃强之文认为“昆”为“雪山”,“昆明”为“雪山”;又载何在之文,认为“昆明”为“彝语‘嘿咪’的音译,其中‘嘿’是海、‘咪’是地,合之意为‘海边之地’”。该文还说:“从历史上看,自称‘昆明’的部族早在洱海等地游牧,东汉以后遂在滇西洱海、滇中滇池地区定居,以‘嘿咪’(即海边之地)自称是有根据的。尔后人们以族名代地名,亦是自然而然之事。”(见《地名集刊》1989年4月号《昆明地名和彝族方言》)上述按少数民族语来探讨“昆明”的含义,其思路应予肯定,因云南自古为多民族聚居区,来自少数民族语的地名确实很多,这种探讨,有助于防止和克服望文生义来解释云南地名的弊病,也有助于推动云南民族语地名的研究,应当继续进行下去。同时亦应指出,把“昆明”释为雪山、海边人,所说各异,尚缺乏证据,难以服人。笔者认为,如宜良县名来自“易娘”部落之名,师宗、弥勒县名来自部落头领师宗、弥勒之名一样,“昆明”既是以民族语作为族称,这个族称,当与部落之名或部落酋长之名有关,这类情况在云南地名中为数甚多(参见拙作《云南地名探源》),亦如安宁市名来源于彝族男子“阿宁”之名一样,在今昆明市所属县、区范围内,就有官渡区的阿拉乡、宜良县的阿拉格村名来自彝族人名。记得二十多年前,曾有作者在《云南日报》上发表游盐津豆沙关之文,并在文中质疑道:“如是雄关,因何以如此稀松的豆沙为名呢?令人费解。”这种质疑是可以理解的,曾激起了人们探讨地名由来的兴趣。而豆沙关本来就是来自守关彝族将领豆杓之名,音变而